



# 福建民兵斗争故事

編印

# 福建民兵斗争故事

福建军区政治部编印

1963年2月

## 目 录

- 八尺門.....楊旭、肖彪 ( 1 )
- 海島上的一面紅旗.....苗凤蒲 ( 20 )
- 黃岐半島一英雄.....王金陵 ( 41 )
- 民兵隊長林水桂.....陳兆銘 ( 55 )
- 英雄島上的英雄們.....徐學增 ( 59 )
- 大嶼島的青獅.....陳宗良 ( 70 )
- 老兵的回憶.....建陽縣書坊公社武裝部長葉明陽 ( 76 )
- 海上勇士.....辛欲樓 ( 81 )
- 抓水鬼.....王 甦 ( 87 )
- 整美民兵殺敵記.....黃子、江濤、馬非 ( 90 )
- 南鎮灘頭凱歌.....勵承國、高金德、施均濟 ( 94 )
- 淘江怒濤.....陳志華、王金陵 ( 103 )
- 前沿一朵紅茶花.....蔡錦庭 ( 107 )
- 東海飛舟.....丁 固 ( 110 )
- 夫妻.....蔡錦庭 ( 114 )
- 八民兵遠征羅西嶺.....蔡 衡 ( 118 )
- 智擒逃犯.....謝劍輝 ( 126 )
- 深山虎將.....黃大銑 ( 129 )

# 八 尺 門

楊 旭 肖 彪

—

七月，南海上爽意的夜風，輕輕的飞进漁家的小窗，給酣睡中的人們拂去身上的汗珠。夜已經深了，村口的民兵还在走动，用他那健实的步伐，踏碎了树下的月影，……村子里靜靜的，靜得連树叶落地的声音都可以听见。就連那終日喧嚷的海水，为了不打扰一天劳动练兵后的人們的酣睡，也收斂了哮叫的浪涛，只是輕声地呼吸着……。

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五日的南海之夜，是多么安靜的夜呵！

忽然，后林村民兵队部的电话机响起了急促的铃声。住在村里工作的区委书记张迪民同志，霍地翻身下床。长期的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，已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：凡在夜间听到哨音和电话铃声，不论他睡得多甜，也不论身子多倦，他会立即翻身起床，而且会立即眼清神爽，变得一丝睡意也没有。他拿起电话筒：“……我就是张迪民。……什么？”他扭亮了灯，这时，住在隔壁房间的民兵队长林員金、指导员林良国、乡长林崇三等都过来了。他們都知道半夜来电话，就不会是小事。大家都有点紧张地望着张书记，只見他越听

下去，脸色越严肃，他的左手不自觉地扣着上衣钮子，一面清楚地回答着：“……是，放心吧，我們立即做准备。”他放下电话筒：“同志們，金門的敌人要有行动，县委指示我們立即进行战斗准备。”

民兵指导員林良国把袖子一卷，大声說：“来就来唄！沒有他好玩的，咱們东山早已不是这帮强盜的天堂了！”

“对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立即把民兵召集起来。”张书记又轉身对乡长林崇三說：“老林，你去把干部都找来。”

后林村的民兵和东山其他地区的民兵一样，經過多次对敌斗争的锻炼，都是有着高度的警惕性的。在“常备不懈，有备无患”的思想指导下，民兵們一贯保持着战斗准备；如今一声令下，数百民兵一会儿就集合齐了。后林村民兵組成三个队：船工队，由林玉龙、林順米帶領，归水兵指揮，負責八尺門渡口的运输任务；担架队，巡邏队，由村干部和民兵队长亲自指揮。在巡邏队下还設三个組：两个战斗小組，負責作战、巡查，武器都集中在这两个組里，由民兵队长和指导員分別率領；另一个組由村长率領，在村里做动员和治安工作。

分派之后，张书记背起他那支卡宾枪，和林崇三、林良国一起走出队部，他知道林良国是火性子，故意笑着問道：

“敌人可真要来啦！你看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林良国双眼圓瞪，“有敌人就沒有我們，有我們就沒有敌人。”

张书记望着这个高个子、刚性子的民兵指导員。他知

道，林良国在旧社会受了三十三年的罪，在封建地主林兆平和保长林全的压迫下，整年卖苦力，搖渡船，还是食不飽腹，衣不蔽体。他一想起那种“今天要款，明天要粮，不是抓丁，就是派工”的日子，就对敌人恨得咬牙切齿。

张书记扶着他的肩头說：“光有这股劲还不够，林良国同志。”他把双手举到胸前，捏成拳头，“你看，十个手指齐了心，两个拳头就有力量了，我們的關鍵问题是发动群众，让全村人人行动起来，那样，咱们一个村子就是一个攻不破的堡垒。林乡长，这个任务交给你了。”

“放心吧，张书记，我后林的人你是知道的……。”林崇三正說着，有几个老乡迎面跑来，約五十岁的妇女吳阿娇一見干部們，大声問道：

“张区委，听说反动派要来骚扰，是真的嗎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

“来吧！我等他們好久了，旧賬还没算呢，又想来欺侮我們。有了共产党、解放軍，什么样的强盜也不怕了……。”

妇女主任陈翠香接着說：“张区委，村子里的支前动员工作，交给我们吧，我們保証部队和民兵們要啥有啥！”

“好，崇三乡长跟你們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，要把全乡的人都动员起来。”他轉身拉着林阿娇的手說：“吳大娘，反动派要敢踏上东山，我們的部队一定会狠狠的打，叫他們有来的沒去的，为你們报仇。”

望着乡亲們的背影，张书记的心情非常激动。后林村的人，他是了解的。东山解放前夕，国民党軍队仓皇逃跑时，

在东山抓走了一百多名青壮年，搶走了无数财产，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对蔣軍的积冤深仇。林阿娇的独生子，陈翠香的新婚不久的丈夫，都是那时被抓走的。终于，东山解放了。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他們斗倒了恶霸，分得了土地，組織了民兵……眼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，可这帮强盗还妄想到这儿来称王称霸，欺压人民，后林的老乡們怎么能不切齿痛恨？

张書記和林良国走进民兵队的宿舍，两个战斗組的人正在忙着擦枪，兴奋地交談着。

“国民党这次又不知耍什么鬼花样了。”有个民兵說。

“还不是拿几条破船来搗乱。”一个方脸大鼻，身板高大的民兵說：“国民党那些熊兵，我知道。就象荒地里种的韭菜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稀稀拉拉……”民兵們大声笑着。

张書記一听那嗓門，就知道是林細耀。林細耀是个老战士，参加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后来在朝鮮負了伤，才复員回乡的。张書記笑着接上說：

“林細耀，仗还没打，你就散布輕敌思想，可要不得。告訴你，这次敌人来得不同一般，听說动用了不少兵力呢。”

民兵們笑着让张書記坐下来。林細耀不服气，又說：“张書記，打起来咱可不輕敌，你瞧着吧，我非抓他几个活的不可。国民党那些兵，我知道……。”

张書記大笑道：“行了，說不輕敌，又露馬脚了。”

他看民兵們的情緒挺高，就把这儿的工作再向林良国交代几句，自己往八尺門渡口走去。

八尺門，在后林村北面，是东山县与大陆間唯一的渡口。

已是下半夜三点多了，月色微明，八尺門渡口的船工，正在紧张的运送后撤的机关干部家属。海風也紧起来，掀起了海浪。

林玉龙看到了张書記，迎上去热情地說：“张区委，船工們接受了战斗任务后，情緒可高啦。我們保證做到要人有人，要船有船，不耽誤一分钟的运输任务。”說罢，他順手递过一张紙。张書記借着手电一看，是一份保證书。端端正正的毛笔字写着：

“一、不怕飞机；

二、不怕風浪；

三、不怕疲劳；

四、……”

张書記感动地握着林玉龙的手，向民兵們大声說：“好哇，同志們，八尺門渡口来往暢通，对我们大軍作战的胜利是重大的保證。”

“放心吧，张区委。”有个民兵接口說：“不管枪林弹雨，只要部队来，随到随运！”

另一个民兵大声說：“連将来送俘虏的任务，我們也包下啦！”

“对，解放軍抓多少，我們运多少。”大家笑着答应，隨即又到各自的崗位上去了。

张書記把船工队編組和船只的准备情况检查了一遍，村子里已經鷄叫了。他整一整卡宾枪，往村子走去。这时，整



个后林村都已动员起来，人人都处在战斗前的紧张而又兴奋的状态中，准备着迎击敌人。

## 二

天刚放亮，海岛的东南面传来了隐隐的炮声，声音愈来愈密，紧接着一阵轰响的马达声后，十七架敌机飞到了八尺門上空。敌机轉了几个圈，既不扫射，也不投弹。民兵們正在納悶，忽見一架敌机翅膀一偏，屁股上撒出了一股白烟。接着第二架、第三架……白烟散开来，落下来，成了一片白色的点点，挂满了天空。民兵們还从未见过这种东西，一时弄不清是什么。这时复員軍人林細耀喊了一声“伞兵”，就向队部跑，正好和林員金、林良国打了个照面。林細耀說：“队长、指导員，这是伞兵，敌人往我們这口‘大热鍋’下餃子啦！”

林良国把枪一提，說：“好哇！他天上来就打天上的。走！”他又对林員金說，“員金，你带一組人到村南公路边去，我們在村中路口打。”

带枪的民兵們，立时在村周围散开，准备战斗。这时降落伞越来越低，已經可以看清伞下挂着的敌人和物資了。林良国約略一數，吓！降落伞不下三四百个，真够打的。有的已降落到地面，有的还吊在半空中。民兵們和在村里看倉庫的三个解放軍战士，都找准目标，各自射击起来。渡口上的几个水兵也打枪了。一时枪声大作。空投的敌人，有的掉下来就不动了。活着的，也吓得丧了半个魂，心惊胆战地撅着屁股朝村西山上跑；有的已开始向八尺門射击。

这时，张书记跑过来对林良国说：“敌人在八尺門空投，显然是想控制渡口，截断我們和大陆的通路。我到八尺門去，你在村里指揮。”說罢，带着几个民兵飞快往村北走去。林良国回过头，正好有个敌伞兵落下来。他一枪沒打着，伞兵就掉在民兵队部門口，降落伞正好把他的头盖住了。林良国毫不犹豫地跃起来和一个战士一起冲过去。敌伞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当了俘虏。当他迷迷糊糊地醒过来时，吓得脸色青里透白，嘴角颤动着，好一会也沒說出声来。

林細耀大喊一声：“指导員抓到伞兵啦！”听说抓到了伞兵，民兵們的情緒更高涨起来。林良国說：“同志們，打！一个也别让他跑掉。”

“蒋介石既然送来了，我們保証全都收下。”又是林細耀的粗嗓門。

俘虏兵听着，抖得更厉害。林良国看見他这熊样子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他忽然想到一件什么事，就忍着性子，用比較緩和的口气对俘虏說：“你不要怕，我們优待俘虏，不会打你。”

俘虏一听，松了口气，連忙哈腰。林良国就审問起俘虏来。經過簡短的审問，了解了不少东西。原来敌人这次的进扰，是經過很長時間准备的，說“这是反攻大陆的序幕战”。他們动了一万多兵力，采取了陆、海、空联合作战和速战速决的战术，分兵几路向島上进攻，妄想在四个小时内就攻占东山島。出发时，美国顧問还訓話呢！說：“……你們在东山島打好了，對我們在“大韓民国”（朝鮮）的战争，将

会产生很有利的影响……。”

林良国听罢，气得额角上的青筋都鼓起来：“想反攻大陆，想再来坐皇帝殿，呸！”他觉得这伞兵所讲的情况很重要，当即让战士把他押到部队去。

张书记赶到八尺门附近，正好碰上水兵连副排长林土墙。他刚刚打死两个落在公路旁的伞兵，张书记忙上去问：“情况怎样，要民兵来协助吗？”张书记知道，水兵在渡口的只有几个人；一部分已出发，另一部分也护送机关干部家属到对岸去了。

“码头有我们在就丢不了！”林土墙坚决说，“后林村很重要，敌人一定会向你们进攻的，只要守住村子，就是对我們最有力的配合。”

张书记一想，说得有理，当即带着民兵折回后林。

后林西面紧靠公路，公路以西几百公尺外有几座小山，北面紧靠渡口的是香山，中间是牛崎岭、观音山，南面是双旗山。敌人就在这几个山头上摇旗鼓噪，集结部队，用各种火器封锁住八尺门渡口。机枪子弹、迫击炮弹象雨点似的落在船周围，掀起水柱，溅起水花。同时，东南面的枪炮声也愈来愈紧，看光景敌人正面部队和伞兵是同时行动起来了。张书记回村后和林良国在一起，把这一切看得真切。心里想：“看来蒋介石的美国干爸爸在这帮人身上是下过功夫的，得好好对待才是。”当下他把周围的民兵召拢来，说：“同志们，敌人的打算已很明显了，他们的正面部队在前面登陆，这一股伞兵，是想攻下后林村，控制我们与大陆的唯一渡口——八尺门，切断我增援大军渡海，然后围歼我们的

守島部隊。同志們，情況是緊張的。八尺門是我們的咽喉，決不能讓敵人拿去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，也要保衛后林村、堅守八尺門，直到增援部隊過來為止。這是我們為祖國、為人民立功的時候。”

“對！”林良國大聲響應說：“有我們就沒有敵人，有敵人就沒有我們。”

短小粗壯、平常不大說話的林生根也捏着拳頭說：“敵人敢來，叫他活的來，死的去！”

一向大叫大嚷的林細耀，這時卻一聲不吭地盯着敵人的山頭。一會，他說：“張區委，敵人要開始攻擊了。”

張書記抬起頭，審視着前面的山頭。一個民兵不相信地問：

“敵人攻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林細耀大大咧咧地說：“國民黨這幫傢伙，他一擺屁股，我就知道他要屙什么屎。”

張書記也笑了：“噢！——那你說說看，敵人沖鋒以后的下文是什麼？”

“敵人沖呵，沖呵，我們干掉他幾個，剩下的扭轉身，夾着尾巴逃跑。”

他的話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。笑聲剛落，敵人的攻擊真的開始了。

幾個山頭上的敵人的機槍，向碼頭和村口沒命的打着。敵人分做兩路，一小股向村口推進，另一股較多的，往碼頭沖去。向后林攻擊的敵人，受到了村中、村南兩組民兵的狙擊，很快垮了，而八尺門卻十分危急。守衛在渡口水兵，人

数很少，敌人很狡猾，他们不直取水兵守卫的矮围墙，而是想先占领码头西侧阵地，再夺取码头。水兵想离开阵地去码头迎击敌人，可是只有五六个人，无法分兵；而且山上敌人的火力，拼命封住了路……。

八尺门对岸的一部分战士，看到这种情况，急得象滚油煎心似的，想过海支援渡口，但海面被敌人封锁住了。他们决定强渡过海。这时，船工队的民兵林玉龙忽地站到解放军排长面前，说：“排长同志，我们跟你们一起过！我们保证豁出命也要把大家送过去。”

排长感动地握紧了林玉龙的手……。

眼看敌人冲下山了，渡口在危急中！排长咬着牙，把手一挥说：“上船！”

民兵和水兵一齐挥动桨，几叶小舟一离岸，象几支离弦的箭，直发对岸。山顶上的敌人集中了十几挺机枪，十余门六〇炮直向海上打来。头顶上子弹、炮弹呼啸，船四周水柱涌起，水花四溅，船工们眼也不眨地盯着前方，划呀！划呀！船在飞速前进。八尺门的水兵，看到了冒险渡海来援的战友，心里又高兴又着急，他们一面狙击向码头冲击的敌人，一面尽力压制和吸引山上敌人的火力。

船到海中心了，敌人的子弹、炮弹越打越近，船工们全然不理睬，越划越用劲，大伙只有一个信念：“划过去，守住八尺门。”突然，头一只船上的船工林尖鼻中弹倒下了，船工林荣宝抢上去，接过头桨，一声不吭地用力划。另一条船上的林玉龙腰部中弹。战士们把他扶到舱里，他还说：“不要管我，快划过去。”船仍在前进着。轻伤的船工，不

让战士替换，执拗地说：“我没问题，我比你在行。”二十名战士蹲在舱里，眼睛冒火，全身发烧。眼看敌人快到渡口了，战士们恨不得生出两个翅膀，一下就跳到敌人堆里去，杀他个痛快！船终于靠岸了。排长霍地站起来，枪一举，喊道：“为牺牲的民兵报仇！为坚守八尺门，前进——”二十个战士跃下船，象一阵风似的，迎着敌人冲去。眼看快到码头的敌人慌乱了，溃退了……。

敌人的第一次攻击，被英勇的战士和民兵们打退了。敌人看到八尺门的水兵得到了增援，暂时没敢再碰，便派出一股敌人，再次进攻后林村。

张书记蹲在一堵墙后面。他敞着胸，袖子卷到胳膊上，眼睛盯着直冲过来的敌人，说：“上次咱们打早了，只打着一个敌人，这次近点再打，多报销他几个，剩下的回去也好交差。”

民兵们轻声笑着，紧张气氛顿时消失了。

敌人越来越近，三百公尺、二百公尺、一百公尺，张书记喊声“打”，十几支步枪顿时一齐欢快地叫起来。有的敌人捂住胸，摇晃了几下，扔掉枪倒下去了；其余的象挨了打的狗似的，转身就往山上跑，有的一直在地上爬。民兵们越打越欢。林良国赶忙说：“要注意节省子弹，我们子弹不多了。”

林细耀擦着枪，大声说：“我说过了吗！国民党的熊兵，都是稀里嘩拉，土豆地瓜。”

敌人退回去了。只听见山上吹着哨子，打着旗号，好象在整顿队伍，村前和渡口的枪声，暂时沉寂下来了。

但村子里紧张的战备支前工作正在进行着。乡长林崇三带领的一路人马，在村子里动员了全体群众；拿起锄头、斧头、菜刀、扁担，在村前路口，都布上了岗哨，巡逻队在村里村外警惕地巡查着。吴阿娇拿着一把菜刀，逐巷逐屋的叫喊：“大家都来打反动派呵！没有枪拿菜刀、扁担呵！”

“给大军和民兵烧开水呵！”她喊时总是晃着磨得闪亮的菜刀。那声音，村东喊，村西都能听见。陈翠香见人便说：“强盗们顶多能凶一会儿，大军很快就会来的。他们飞得来就飞不回去。”已七十多岁、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外婆，经翠香一动员，想起旧社会受尽的折磨，也一刻不停地烧开水。……后林村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全都投入了战斗。这一股伟大的力量，即使敌人是凶神恶煞，也会一见胆寒！这一股伟大的力量，当反动派的头子们在地图上研究作战对象时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！他们以为靠几百个伞兵，就可以轻易地拿下八尺门渡口，谁知却跳进了我们全体人民愤怒的火海里。

八时左右，山上的敌人经过了一番整顿，再度向八尺门渡口发起冲击。这一次看来人数不少；而且他们除了南面的双旗山上仍对后林村进行射击外，所有山头上的轻重机枪，六〇炮等火器，全部向八尺门射击。渡口上只有一堵矮墙，一点依托也没有。但水兵们冒着敌人的弹雨，仍然顽强地战斗着。

后林村的民兵们都在为水兵们担心。林良国忽然想了个主意，他说：“我们绕到敌人侧面去，向山上开火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吸引敌人一部分火力。”

“指導員，我跟你去。”林生根氣虎虎的說。

於是林良國帶着林生根繞過公路，爬到離敵人二百多公尺的一道土坎後面，乒乒乓乓地打了一陣。這一來真有效，敵人对這邊引起了注意，調過來一部分火器，也“達！達！達！”的打起來。敵人一打，林良國就叫林生根停下來，伏着不動。敵人不打了，他們就又東一槍、西一槍的打起來。敵人不知虛實，果真打得挺認真。這樣，敵人不得不減弱了八尺門方向的火力。由於我水兵的英勇作戰和民兵的有力配合，敵人的瘋狂進攻，終於又被壓回去了。

林良國回到村里時，汗水濕透的衣服上，沾滿了泥塵，簡直象泥人一樣。民兵們高高兴兴的把他們迎回去。林細耀大聲說：“喲！看呀！好一對泥菩薩，多有趣！”

大家都爽朗的笑開了。

### 三

戰場上又沉默了。打得火熱的時候，大家覺得心情緊張而又暢快，時間也不知道是怎么過去的。當一聲槍响也沒有時，就感到特別心煩，時間也走得特別慢。大家的心都懸在一點上：敵人在準備做什么？又過了很久（其實只是幾分鐘），一個民兵忍不住問林細耀道：

“你不是說敵人擡起屁股就知道他要屙什麼屎的嗎？那敵人現在又要干什么呢？”

林細耀沒有回答，他望着敵人占領的山頭，出了一會神，又轉過頭，看着張書記。那眼神好象是在說：“張區委，你一定也很清楚。”張書記領會了林細耀的意思，沉思



着，說：

“是呵！敵人在八尺門又碰了個釘子。下一步，很可能糾集起所有力量，向村子撲來。”他抬起頭，堅決的說，“同志們，從現在起，我命令，一槍也不准打，把彈藥節省下來。”

其實有的人子彈已經打光了，沒完的也只剩下幾顆。張書記打開自己卡賓槍的彈盒，也剩下沒幾顆了。情況是嚴重的。民兵們都不說話，就連一向大叫大嚷的林細耀，也不聲不響的擦拭着那支只有兩顆子彈的步槍……。

“沒啥說的！有我們就沒有敵人，有敵人就沒有我們。”林良國兩眼閃光，大聲說：“敵人敢走近來，就跟他拼手榴彈，手榴彈完了，就拼刺刀！”

“對！只要後林有一個民兵，敵人就別想進村！”林生根對着敵人的障地說。剛說完，他象發現什麼寶貝似的，躍出土牆要往外跑。張書記趕忙一把拉住了他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敵人屍體旁邊有槍，我去撿。”林生根興奮地說。

“前面就是開闊地，你暴露到敵人火力下，槍撿不到，人也回不來了。”張書記望着這個剛強敦厚的年輕人，和藹地說。

林生根咬着嘴唇，又在土牆後面蹲下來。林細耀取出那兩顆手榴彈——這是他們每個人仅有的武器了——擦拭着，又開朗地說：“我看也沒啥了不起，國民黨那些熊兵，我知道，他們最怕手榴彈，最怕拼刺刀。”

張書記接下說：“對！咱們要抓國民黨的弱點打。國民